

黎振寧：

在危機感和平靜的對立面上

大約一年前，筆者看過了黎振寧的展覽《墮井的人》，展出的錄像作品都以重複的動作和身體的極限為主要內容，描寫是黑暗和灰色的世界，而且作品中帶着了很多衝擊視覺的元素，這些元素都使筆者十分之深刻，這些年，間中亦會有見到黎氏繼續在該系列上的創作。在剛剛過去的二月初，黎振寧在「正/側畫廊」主辦的行為藝術表演活動中，表演了另一件作品《何不食肉？》。這作品和《墮井的人》中的作品有聯繫嗎？黎氏關心的是什麼？作品又為觀者帶來什麼的思考養分？

文：謝諾麟



黎振寧 《何不食肉》

黎振寧的行為藝術表演在JCCAC的黑盒劇場進行，黎氏以客串身份表演，作品名為「何不食肉？」。場地的中央只有一個位置被射燈打亮，那兒放置了一個切肉用的砧板，旁邊放着一疊約A3大小尺寸並通黃色的紙。隨後黎氏在黑暗的一角走入射燈內，上身沒有穿着衣服，而下身着了一條灰色的鬆身褲子，右手拿着一把約半尺長的刀，左手拿着一大塊豬肉，豬肉的長度和黎氏身軀的長度相若，而且豬肉有一定的厚度。黎氏把豬肉放在胸膛上，輕輕地抱着及撫摸着豬肉，直至他躺在地上，他的背部緊貼地面如平睡的姿勢。紙，刀和砧板平排在他的手邊。

躺在地上的黎氏繼續把豬肉緊貼着胸膛，他拿起手邊的刀把胸前的豬肉一片一片的割下，割下的部分不包括豬皮的部分外。在每一下切割的其間，黎氏都會維持把頭和雙腳提高的姿勢，就如做運動前的其中一種熱身姿勢般，但要持續地維持這一種姿勢，對身體亦是一種挑戰。切割得來的肉片，黎氏放置在砧板上，一下一下地切割下來，把砧板上的肉片越堆越高，同時因為黎氏每一次切割時做出那個抬起頭和雙腳的姿勢，他的呼吸聲愈來愈大，抬起的雙腳再放下的聲音亦愈來愈沉重，臉部痛苦的表情亦同時隨切割的次數增加而加劇，其速度也因體力而下降。到了豬肉差不多完全被割下時，黎氏的身體上都呈現出一種接近極限或透支的狀態，如呼吸聲音急促而大、每一下切割都帶有痛苦的聲音、頭和雙腳在抬起後撞擊地面的聲響等等。直至他把所有豬肉都切割下來並放到砧板上才停下，最後只餘下一塊豬皮在黎氏的胸膛上。

黎氏慢慢地把豬皮拿開並盤膝而坐，他整理了一下砧板和紙的位置。如閱讀般看了一紙，便把長長的豬皮捲起，放在紙上並包裹好，就如出售般。及後黎氏繼續重複這一個包裹的動作，把剛才切割下來的肉片一一包好，而紙上應該有一些文字，因為見到黎氏在包裹的途中，曾經多次如閱讀般看着包裹用的紙上，過程平靜。包裹好的肉片，黎氏都放在圓板上，然後他拿着砧板，在臉上完全沒有表情的走向觀眾，並把一包包的肉片交給觀眾，有的觀眾接受，有的拒絕。黎氏一共走了三次才把所有肉片派給觀眾，最後一次的是最大包的豬皮，這一件則沒有觀眾接收，而黎氏創作的「何不食肉？」亦在這情況下完成。

身體歸靜後反思的價值

在過往接觸到有關黎氏的創作，主要都是透過電視或投影機的影像來展示，現場表演形式的形式下觀看黎氏的創作亦是第一次，當然今次現場的表演對黎氏亦是第一次，在多了觀眾的元素下，作品有什麼不同？和過往的作品又有沒有不同？黎氏創作背後的故事又是什麼？在表演後的座談會中，黎氏談到有關「何不食肉？」的背後概念是源於金正恩對食物的態度，筆者對這一點概念不太認同和有一點點保留，因為在作品的形式上和細節都未能提供有關的閱讀資料。筆者反而在作品中找到另外一些收穫，這些都是在錄像作品中未曾發現的東西。

黎氏過往的作品中，都只是以影像的形式展出，在預設的環境下，觀者已經用了一種可以重看的心態，一次不夠就看數次，在重播中尋找。但換了現場表演的形式，在已知只有一次性的前設下，沒有重播而更能夠集中思考及體會到黎氏感覺。如觀者的角度、切肉時的危險、沉重而透支的呼吸聲、支撐腳部而到了極限的撞擊聲、由刀身上反射到觀眾的光等等，每一件事情都使筆者在意，或許是之前有關《墮井的人》創作系列充滿了一種視覺上的衝擊，在黎氏的新作「何不食肉？」中，那一種視覺衝擊的形式改變了——焦點由裸體及黑暗的世界走到了危機感和平靜的對立面上，切割在胸前肉片時的危機感到包裹肉片的平靜，思考到的是由身體經過了極限的經歷和體驗後，靜下來反思的價值，反思的內容以至反思的時間。

由極限推使出來的反思簡單而直接，更加能夠在反思中得到一點點未曾想到的區域。而筆者趨向在身體極限的過程中反思，多於在平靜後反思，在身體透支的狀況，思考和觸覺都十分敏銳，而且一些想像或聯想不到的問題，在這情況下會找到結論或新的想法。或者因為黎氏的創作手法常用透支或是自身極限的元素，才吸引著筆者去分析他的作品。至於文中不少有關黎氏在創作上的問題未有談及，希望能夠把那些留待下一次再談。

《創建真實，人類情感大師威爾第》巡展亮相青島美術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許桂麗、張勇，實習記者耿飛，張璐璐 青島報導）2月22日，為紀念意大利著名作曲家朱塞佩·威爾第誕辰二百周年之際，《創建真實，人類情感大師威爾第》巡展於青島美術館開幕，青島也成為繼北京國家博物館展出之後巡展的第二站。



意大利駐華大使白達寧參觀展覽。圖片：中通社



《人類情感大師威爾第》巡展現場 張勇攝

此次展覽包含21幅特殊的「畫像」——21個影像視頻將以帶框畫像的形式重現，播放威爾第的主要作品。愛情、《阿依達》……每一個影像對應一個字母，表達21種情感的同時，也對應着威爾第的21部詠歎調與合唱作品。通過這些「情感」字母和威爾第作品的結合，觀眾也可以了解到威爾第的生平與藝術。作為展覽的中心部分，威爾第享譽世界的成名曲《讓思想插上金色的翅膀》將擁有一個專門的展廳。第一次來到中國的該部作品的威爾第手稿原件將在這裡展出。

歌劇文化無國界

意大利駐華大使白達寧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說：「文化溝通是建立友誼的基礎，更多的文化交流會促使我們更好地了解對方。威爾第的歌劇跨越了國界限制，是一種更易於理解的語言。」白達寧同時也表示，比起經濟往來，文

化上的交流合作更能以其生動的形式展示給民眾，通過相互了解，增進兩國的友好關係。意大利歌劇擅以其浪漫獲取人心，白達寧說，年輕人都是富有浪漫氣息，嚮往自由的，因此期待歌劇能在中國人民尤其是青年群體中得到更多的歡迎。

意大利駐華參贊史芬娜表示中意兩國同樣歷史悠久，有着很多的相似之處，接下來在中國政府的協助下，還會有藝術文化、服裝、工業設計、美食等領域的活動在中國舉辦，兩國將會進一步密切地互通有無。

據本次展覽策劃組織者梅洛尼介紹，青島站巡展在內容上與北京國博展大致相同，但這裡更大的空間使展覽佈置更加靈活。梅洛尼同時表示接下來還會辦「馬可波羅聖經」在中國進行巡展。也歡迎中國到意大利舉行類似的巡展，自己也會全力配合。繼青島之後，該展將會在重慶、安徽、吉林、湖北等地進行巡展。



創作對談 採訪：Jasmine

攝影甚至是用以療傷的方式

百呎公園位於太子的新空間的首個展覽《雙》（岑倩衡個人展覽）是一場非常有特點的展覽，藝術家岑倩衡視「一雙一對」為完整，只有「1+1」才能產生意義——所以我們看到的這些攝影作品都是「一組兩張」的對開形式。

「雙」本身就是個很妙的詞，從擁有到失去也是「雙」之間的關係。在岑氏的鏡頭中，每個故事都是另外一個故事的部分、前奏或延續。人所到之處留下的氣味和痕跡，也替空間加添了故事。藝術家利用「一對」的影像，透過描繪時間的流逝和空間環境的氣氛變化道出人的故事，引領觀者思考和關注日常的事情如何微妙地構成一段段關係。

岑倩衡是香港土生土長的80後，香港大學政治及法律系雙學位畢業。她是靈秀十足的女孩，攝影之外，也熱愛閱讀及一切美好事物。她曾參與2011香港攝影節、2013大理國際影會「自然而然——南方十四人」群展、2013台北藝術節「華格納大爆炸」，2013連州國際攝影節個展。

《雙》是你的首次個人展覽，可否介紹一下展覽的概念？

岑：是次展覽在幾個香港年輕藝術家和藝術工作者籌辦的空間百呎公園裡舉辦。去年我於大理國際影會和連州國際攝影節都有參展，但從沒有在香港辦過展覽，剛好百呎公園從原來的上環「實現會社」搬到太子，百呎公園的主理人何兆南問我有沒有興趣，於是我們決定在新址辦展。在香港佈展跟內地是很不一樣的經驗，我很感激可以在自己土生土長的地方用一個藏於心裡很久的概念辦一個展覽。

可否與我們分享自己作品中的故事？

岑：其中我比較喜歡《無題》。拍這組照片時是我人生的一個低潮，每天難過得心揪着痛，



《雙》——岑倩衡個人展覽

時間：即日起至3月9日（每周四至日 下午2時30分至晚上8時）
地點：九龍大角咀荔枝角道135號地下

我不知應該如何化解那種痛苦，又不想它隨著時間輕易消逝，有天想到不如我把痛苦形象化表面化地拍出來，於是有一組這樣的照片，而我的情緒也真的慢慢好起來。那是我第一次感覺到攝影對我的重要性，它不只是我喜歡做的事情，更是我表達自己甚至用來療傷的方式。另外喜歡的是《缺席》。由於對時間的在意，我對於人或事物的在與不在也非常敏感。可能跟成長的經歷有關，曾經「在」的人或事物「不在」了，我會很失落，而我很想把這種失落表達出來。

攝影創作與你生活的關係是什麼？

岑：攝影創作是我非常熱愛做的事情，給我帶來很大的滿足和快樂，更重要的是，攝影是對善忘無情的時間的對抗，我生命裡的傷痛，雖然不會因為攝影而減少淡化，但我會因為能以攝影表達情緒而不被傷痛影響我的日常生活和身邊的人。

未來期望可以嘗試的創作方向是？是否會想成為一位職業攝影藝術家？

岑：沒有一個很確實的目標到底是否要成為一個藝術家，因為對我來說，作品是什麼比起我是什麼更重要。將來希望可以花幾年時間來只關注生命裡的某部分，然後拍出來，現在我很想要這種專注度。